

故物有聲

那些我放不下的事物，是不是也會對我依依不捨？

皮箱裡保存一個大碗公，花邊的碗緣微微向外延伸，似是含蓄的乞討，期望盛裝更多的生計，餵養從我的胃裡分泌出的虛空感。碗中有兩條手繪的金魚，游在粗茶淡飯和稀湯薄粥之間，歲月的冷與熱、鹹與淡，一點點滲入，魚身橘紅色的鱗片逐漸變得黯淡，不過魚尾看似漲大有力，掀起我心底的波瀾。

小時候當我能獨立吃飯時，就擁有一只固定用餐的碗。乳白色的碗身搭配淡藍色的邊沿，整個碗好像被雨水洗淨的天空，既恬淡又清麗，碗裡還有兩隻灰黑色的燕子，如詩歌一樣靈動。

「端好你的碗！」父親叮嚀。

飢餓貫穿我的體內，手上的竹筷子深探碗底，把飯一大口一大口撥到嘴裡，瓷碗被迫切地扒飯的筷子敲擊，發出短促的噹噹聲，每一聲響，都在暗示我對菜色的匱乏與不滿。我發現這些反覆加熱的菜，沒有滋味，只剩殘留的空洞，無法如溫熱的血液在胃裡流淌，左挑右撿碗中的食物，並且用筷尖搓著碗底，嘟嘟、嘟的悶聲，幾乎要把手繪燕子給徹底趕走。

我使用碗筷製造出壓縮的噪音，在父親的耳畔不斷膨脹，激怒他這頭沉默不語的猛虎，一掌搨來，拍落我手中的飯碗。父親瞪著我，他眼睛下的青筋像一條憤怒的蛇，他罵道：「你有什麼資格嫌棄？有一碗飯吃，就該謝天謝地了。」

破碎的碗將疼動刻進我右手的食指，那一刻，我聽見燕子啾啾的飛離聲，從此童年失去春天的亮度。漫漫長夜，在很深的夢裡，有遺憾掛在我的眼角。

我又得到一只新碗。碗裡有時候是熱騰騰的粥糜，有時候是冰涼涼的石花凍，那是父親的汗水和母親的淚水，幻化出的滋養。偶爾盛著半碗羊肉湯或幾塊紅燒肉，偶爾裝著酸麻苦澀或悲傷喜樂，我握著鋁製湯匙輕輕攪拌，鋁與瓷互相碰撞，有股特殊的音域，透過湯汁將啞啞、啞啞的聲音向外延伸，生存有了空間，所有的飢渴終於被隔絕，連碗底的金魚都充滿光澤，即將躍出水面。

「不能打破飯碗，打破了碗就丟了飯，你要端好自己的碗！」父親再三訓誡。

我在聆聽中省悟。

幾滴晶瑩的湯汁從光滑的碗邊溜了下來，就像河流改道，流在八仙桌上，一群螞蟻趕來湊趣，沿桌腳而上，想要打撈汁液的餘韻。我拿起抹布擦拭桌

面，這麼多年了，家裡的擺設一直在換，圍在這裡吃飯的人也一直在變，唯有這張八仙桌，一向都在。

每逢祖父和祖母的祭日，姑媽會帶上菜碗來家裡，和父親一起祭拜。父親把裝滿糕餅、飯菜、三牲、湯品、水果等碗盤，放在八仙桌上，這些陶瓷器皿輕撞桌面，發出沉悶的聲音，響應過往的不易。點燃了香，肉桂、扁柏、楓香、當歸的氣息，像一陣柔軟的風，悄悄飄散，讓思念穿過事物的表面，在時空之外與遠逝的人對話。香需要被點燃，亦如聲音必須被傳遞，把內心的遺憾一併交付出去。

姑媽看著眼前的八仙桌，是祖父發家致富後的延伸產物，採用上好的檀木，有感故物，慨嘆之際有餘悲，她說：「你阿公年輕時就下南洋，拚死拚活，三十年後才衣錦還鄉。回鄉後，他忙著買地起大厝，趕著結婚生子，然後，又急匆匆地去了南洋。」

祭祀完，姑媽小心地清除桌面的蠟淚，已凝固的，是逝去的光陰，暗紅色中帶著不甘就此熄滅的火光；尚未凝結的，是她對父母濃縮的緬懷，有點黏，有點燙。姑媽那雙長滿褐色斑點的手，來回輕撫八仙桌褪色的紋理，「唸、唸、唸」從中發聲，似乎在吐露祖父於南洋歷經人間的癡愚妄想，拼鬥掠奪的事蹟；道出祖母在家鄉，獨自守著幼兒，經歷無數焦慮和寂寞的心酸；訴說父親自三歲以後，歲月被苦難割裂，遭遇世間的風雨和飄零，讓他再也沒有機會和自己的父親重逢。

八仙桌還承載其他人事物的聲音。過年佳節，親友團聚在此推牌九，唸唸的洗牌聲直到夜深。我伏案讀書思量，藉由筆尖摩擦紙本的沙沙聲，叩問前程。母親責怪父親還不起農會貸款，卻到處賒帳買東西，父親也不甘示弱，重話反擊，他們的爭執聲在昏昧的燈光下迴盪，撞擊屋內的各個角落，最後墜落在八仙桌，幻化成扭曲的紋理。

我的耳朵不斷打開，專注地聽著。

送走姑媽，「咿呀——」，父親闔上厚重的大門，門外的腳步聲早已走遠，門內的人仍捨不得離開。

這扇木門平時是道門，作為我對故鄉的定向和老家的邊界，咚咚咚，敲響門環，門被打開的剎那，我就知道自己回到家了。過年拜天公時，則拆下門板，放在長板凳上，組合成傀儡戲演出的舞台。年邁的演師爬上舞台，提起戲偶，我在台下看著感覺有些逼仄，但是老演師的臉上盈滿從容，一派明淨的喜氣。

「天公戲」開演，打鼓、敲鑼、吹嗩吶，歡慶感隨著樂聲層層疊加，父親嘴角的弧度也越來越高。老演師掌中亂麻一般的線，把真實與虛幻的情節無限放

大，台上充滿奇幻的氣氛，與庸碌殘酷的生活相比，真是精采刺激，激發我心中搏擊現實的悲憤，試圖突破已身的卑微。

或許在這樣侷促的空間裡，才能產生無窮的想像。跟著日子走，人總是做著各種各樣的夢，看別人演戲，能體會自己正在清醒的受苦，雖然難受，依舊要勇敢面對當下。

兩扇門板支撐起三齣戲曲，以答謝天公與神明的保佑之恩，隨著劇情的發展，門板不時發出「啞啞」、「嘎嘎」的聲音。我心想，一百年了，門板比世間人看到了更多，懷揣的秘密也不少，它選擇閉口不言，如今，人們虔誠的心意如石壓在上面，是不是震動它的心弦？它想要述說什麼？

那些年頭，鄉里流行請傀儡戲團拜謝天公，透過聲樂戲曲體認過往的時光，對天地表達感恩的律動，時代漸漸讓傳統淡出我們的視野，曲終人散。父親去世以後，這樣的儀式嘎然而止，所幸門板上還殘存潮潤的腳印，在杉木的襯托下顯得踏實，一步一步，把人間的渴望帶往老天爺的跟前。

有一天，我發現門環敲門的聲音不太一樣，平常是咚咚的響，聽起來大方且爽朗，當下敲門時卻拖了尾音，「咚——吱吱，咚——吱吱」，聽來十分彆扭。仔細察看，原來是門環的底座鬆脫，造成縫隙，讓聲音產生分裂。這個年代早就不屬於木門和門環了，家家戶戶都換上嶄新的金屬材質大門，搭配對講機和電鈴，傳統木門文化在現代化侵襲下，又是一種分裂。也許門環多年來，任憑手的擺佈，覆壓其上的掌紋，關係錯綜複雜，讓它想忘記自己的存在，安靜下來。

我把門環拆下，請人復刻一付。師傅曾推薦幾款新穎的設計，那些樣式對我而言，沒有連續家的記憶，缺乏通往外面世界的可能性，更無法敲開我緊閉的心門。復刻門環的價錢比買現成的貴，手工製作的時間又漫長，我依然執意這麼做，師傅說：「真讓人好奇呀，你想敲響的那扇門是什麼樣子的？有誰在門內等你？非得要一模一樣的門環才行？」

坐在天井喝茶，沒有門環的木門像一位沉默的知己，懂我的一路顛簸、迷失和歸途，靜靜地在身後陪伴我。我盯著手上的茶杯，白毫銀針的茶湯黃綠清澈，滋味清淡卻回味無窮，杯中的冰裂紋被沁成深褐色，染色並非來自茶葉，而是源於咖啡。

我曾經到祖父南洋的故居地尋根，企望以此延續舊日的家族秩序，雖然我們祖孫倆隔著浩大的時空，借助故物，照片、店鋪、老屋、文件、墳地……，我依稀能看到他的倒影，聽見他的回聲。住在南洋的表哥提及，祖父最愛在午後喝一杯「Kopi O」，把咖啡生豆放進大鍋翻炒，再混入黃油、糖、鹽等調料，炒到焦黑後，磨成粉，裝在紗布濾袋然後放入沸水中烹煮，一邊煮一邊輕搖濾袋，黑色的液體滲出後，添加大量的砂糖，攪拌均勻，即能飲用。如此複雜的

滋味，使祖父能在錯綜複雜的生意關係中理清思緒，同時也為狂躁失焦的心情找回篤定感。

清明掃墓，我把泡好的 **Kopi O** 裝入保溫杯，和祭品一起攜至父親的墳前。祭掃結束，拿出小茶杯，替父親斟滿一杯溫熱的 **Kopi O**，也為自己倒了一杯，苦甜的口感是藏在祖父靈魂中的血淚，溢著焦慮、無奈與宿命感，亦是父親的。薄霧之間，光影流轉，我彷彿看見父親的身影遊走其間，回憶在剝落，淚水在眼角鬆動，手中的茶杯不慎滑落，碰撞到花崗岩石碑，啞啞一聲，是告慰，是道別。咖啡色的液體灑成一片，形成清晰的脈絡，從此這個生命圖騰成為我體內的一個印記，即使破成碎片也難以磨滅。

再喝一口 **Kopi O**，一股暖流從喉嚨衝向胃裡，腹中揚起咕嚕嚕的鳴叫，捲起淤積在心底的沙泥，看似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，偷偷潛在茶杯紊亂的褐色裂紋中，與我對望。祖母若地下有知，我用她遺留的茶杯，泡著祖父鍾愛的咖啡，讓她唯一的兒子享用，漂流的家人重新相逢。祖母再也不用獨守空房，故去的人，又回到一個屋簷下。

南洋的表哥問：「你為什麼想了解這麼多事情？」

父親曾問：「你知道這麼多要做什麼？」

在塵世裡不斷地奔跑，只為了追尋遠方，我忽然意識到自己沒有來由，也失去具體的方向，隱隱不安。不知為何而來，更不知想要到何處去，生命出現無處安放的尷尬。夢想在眼前忽隱忽現，有些部分甚至長了灰綠色的霉斑，我耐心地拂拭這些塵垢，聽到熟悉的聲音，微弱又細膩，之後這些特有的音符，時常迴響耳畔，伴隨某些事物隱密的連結，牽絆著故鄉、故土、故人和故物。

原來，看不到，不代表不存在；聽不見，也不表示無聲無息。

我在站在老家的迴廊下，大雨啪啦啪啦落在屋瓦，水柱從瓦當滴水嘩啦啦流瀉直下，喧嘩的雨聲中，轟隆的雷聲翻滾而來。每吋土地都被雨水浸透，就算被沖淡、被隔離，潮濕的往事仍舊穿越久遠的年代，向我奔襲，每一分光陰，都有獨特的聲音，它們渴望被感受和闡釋。

傾聽的過程緩慢且困難重重，我試著和事物產生共振，低沉、高昂、憂傷、輕快，疏密變化的節奏蟄伏不同的情緒，有時會不禁被壓制在呼喊與求救聲中，難以自拔。聲音不停地傳來，交相入耳，我總是在創傷與療癒之間擺盪，涵納各種聲浪。

不知是不是用耳過度，右耳出現耳鳴症狀，我向醫生鉅細靡遺的描述所聽見的聲響，醫師搖搖頭說：「都是幻覺而已，不要當真，好好休息，讓耳根清淨吧。」

新的黃銅門環做好了，安好底座，輕握圓形扣件，敲敲門，圓潤飽滿的聲音落在心頭，讓我熱淚盈眶。舊的門環收藏在皮箱，這個皮箱陳放著我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，還有故物的靈魂在駐守。我坐在書房直到深夜，啪嗒，啪嗒，扣上皮箱，消逝的聲音穿透黑暗，又回到一盞燈下。我默默傾聽，這回，不但聽到故物的敘述，聽清寂靜的停頓，還聽覺自己的心聲。

有聲，所以我用心諦聽，還要聽多久呢？直到我老了，陽光穿透生命的冰面，化解了，消融了，形成新的聲光為止。